

## 由邊門入佛學

邵瑞祺

首先要坦白：我總是對自稱為佛教學者有點不安。我受訓成為傳統梵文學者和文獻學者，專注於研究印度教也就是婆羅門教的文本與傳統。在四十多年的專業生涯中，我才逐漸涉足佛學研究。我仍然時常為自己對於佛學知識的欠缺而煩惱，尤其是那些超出古印度傳統的部分，有些欠缺大得令我尷尬。有時我也常常後悔在學生時代未曾學習中文與藏文，那時我曾經有時間與精力去學習它們。在進入佛學領域的這些年中，我曾經試圖雜亂無章地彌補這些和其他種種的不足，但收效甚微且往往不盡如人意。所有學者都知道，一旦進入職業生涯就會面臨諸多要求和無盡乾擾，再想找到時間集中注意力去深入掌握一門陌生且難學的語言就變得很困難。

但當發現自己陷入這種情緒時，我安慰自己道：在迂迴曲折的佛學研究之道上，我可是追隨著像佛蘭克林·埃格頓（Franklin Edgerton）與約翰·布拉夫（John Brough）這樣偉大的前輩學者的足跡。他們和其他那些在佛學研究領域中脫穎而出的學者最初也都是傳統印度學學者，研究像《五卷書》（Pañcatantra）以及種性（gotra）和最勝（pravara）等婆羅門教傳承體系這種經典的印度教主題。

但許多偏向於文獻學和語言學的印度學學者則容易進入佛學世界。在佛學世界中，語言與方言的複雜性以及多種多樣的抄本和文本傳統，某種程度上甚至超越了印度教文獻和傳統的巨大魅力，更不用說許多佛學文本本身的深奧、精妙與優美了。無論如何，這些就是我的遭遇。接下來，我將總結自己一生在印度學和佛學道路上所受到的一些早期影響、命運轉捩點以及奇異的波折。

.....

關於許多其他犍陀羅語抄本的發現細節以及各種研究它們的項目細節，我將不在此贅述。在我正在撰寫的一本書中，我將詳盡討論這方面的內容。這本書會作為智慧出版社印度佛教經典叢書的其中一冊出版，題目是《犍陀羅古代佛教文獻：導論及選譯》。這本書全面總結了過去二十年對犍陀羅語抄本的研究成果，並且重新評估了它們對佛教史的重要性。事實上，這本書與之前所有關於犍陀羅材料的出版物不同，之前的出版物是針對專家學者的，而這本書則是寫給普羅大眾的。我寫這本書的目的是為了「主流化」犍陀羅語文獻與犍陀羅佛教；或者說，我的目的是在學術界內外為犍陀羅佛教在一般佛教知識中掙得它現在應有的一席之地。

編按：本篇英文原文較長，由於時間關係，此處只提供開篇的部分翻譯，歡迎閱讀[英文原文](#)。